

《女勇士》中木兰诗的文化挪用与改写

苏威

鞍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辽宁鞍山

【摘要】通过分析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在《女勇士》中运用中国古代木兰的民间故事，发现她采用了增删、移位和重写的技术，对原有的人物和情节进行了巨大的改变，因此，她的故事不是一个忠于中国文化道德和精神价值的纯粹中国故事，也不是对中国文化的完全认可。相反，作者塑造了一位具有鲜明西方女权意识的美籍华裔女英雄。新版《花木兰》既是一个中国神话也是美国故事，其深层语义结构与中国传统版本的《花木兰》差异巨大。汤亭亭塑造了富有时代精神、雄心勃勃、独立自主的华裔女性新形象。

【关键词】汤亭亭；女勇士；木兰诗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3年度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面上项目）：汤婷婷英文小说的中国文化书写研究（项目编号：JYTMS20231710），鞍山师范学院校级项目-博士启动基金：亚裔美国小说中的童年创伤与问题身份形成，（项目编号：21b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4年8月10日 **【出刊日期】**2024年9月25日 **【DOI】**10.12208/j.ssr.20240027

Cultural appropriation and rewriting of Mulan's poetry in *The Woman Warrior*

Wei S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Anshan, Liaoning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use of the folk 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Mulan by Chinese American writer Maxine Hong Kingston in *The Woman Warrior*, it is found that she used techniques such as addition, deletion, displacement, and rewriting to make significant changes to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and plot. Therefore, her story is not a pure Chinese story that is loyal to Chinese cultural morality and spiritual values, nor is it a complete recogn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On the contrary, the author portrays a Chinese American female hero with a distinct Western feminist consciousness. The new version of Mulan is both a Chinese myth and an American story, and its deep semantic structure differs greatly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of Mulan. Maxine Hong Kingston has created a new image of Chinese women who are rich in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mbitious, and independent.

【Keywords】 Maxine Hong Kingston; *Woman warrior*; Mulan poetry

1 简介

汤亭亭在《女勇士》中引用了中国古代神话、经典文学和历史人物的元素，这一手法不仅反映了她作为华裔美国作家的独特身份，也揭示了她对中西文化交融的深度理解。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神话和历史人物代表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积累的文化智慧与精神财富。这些传统故事通过口耳相传或书面形式传承，并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核心，成为中国

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作为一名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作家，汤亭亭自幼在美国成长，但她与中国文化保持着紧密联系。她从家人和社区中吸取了许多中国传统故事，这些故事不仅成为她创作的素材，也激发了她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探索。在《女勇士》中，汤亭亭利用中国古代故事，特别是《木兰诗》，对其进行了增删、重写和文化挪用。这种手法使得她的作品既保留了中国传

统元素，又融入了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混合文化表达。

由心理学家约翰·白瑞（John W. Berry）提出的文化适应理论（Acculturation）认为：文化适应是双向的文化过程以及在跨文化接触后发生的心理变化。

当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文化适应变得更为复杂。如果主流社会强调同化，移民就会倾向于采取熔炉模式；如果主流社会主张分离，移民可能选择文化隔离。这意味着，如果移民希望迅速融入主流文化，他们可能会选择同化；而如果他们想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隔离。事实上，许多移民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这意味着他们在保留自己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难以完全融入主流社会。

在《白虎》这个故事中，汤亭亭体现了这种文化边缘化的状态。她的母亲代表了第一代华裔美国移民，她通过讲述中国传统故事，如花木兰，来将中国文化传播给女儿，并在异国他乡构建一种精神家园。在这些故事中，女儿重新构想了花木兰的传奇，将其与自己对文化和性别的理解相结合，创造了一个新的英雄形象。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中，花木兰从军不再是为了父亲，而是为了全村和全族报仇，她还与“岳母刺字”的传说相结合，反映了移民在主流社会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复杂感受。

通过对花木兰故事的重构，作者探索了移民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汇，以及在传统性别观念中的复杂情感。新的花木兰不再拘泥于传统，她斩下敌人的头颅，带着胜利的喜悦，受到全村人的欢迎。这种故事重构表达了移民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以及在主流社会中的文化压迫下，他们努力寻求一种平衡的方式。在这种复杂的文化环境中，移民试图通过创造和想象来找到适合于两种文化的身份认同。

《女勇士》的第二章《白虎》是该书的重要部分，讲述了花木兰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是中国女性勇气、孝顺和忠诚的象征。在传统中国文化中，花木兰的故事强调女性的勇敢与奉献精神，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然而，在汤亭亭的《女勇士》中，花木兰的形象被重新塑造，成为一位具有鲜明西方女权意识的美国华裔女英雄。通过这种文化挪用和改写，汤亭亭不仅改变了人物和情节，还赋予了故事新的意义，表达了她

对女性独立和自主权利的追求。

这种对中国古代故事的重新解读和文化挪用体现了汤亭亭的创造力和独特视角。她以花木兰的故事为基础，通过增删和重写，赋予了角色更加复杂的性格和行为动机。这种手法不仅使传统故事焕发了新的生机，还引发了读者对文化交融和女性权利的深思。

因此，汤亭亭的《女勇士》在文学界和文化研究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她对中国古代故事的独特运用，以及她对西方女权主义的融入，为华裔美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并成为华裔美国作家群体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通过《女勇士》，汤亭亭展示了她对中西文化的理解与融合，创造了一个具有现代意识和多元文化背景的女性英雄形象。

2 花木兰的传统与改编

2.1 花木兰中文版

《木兰诗》是北朝时期的一首民歌。后来，郭茂谦（公元 1041-1099 年）在《乐府诗集》中编辑了《木兰诗》。这是一首关于一个叫木兰的女孩的长篇叙事诗。她打扮成男人代替父亲参军了。花木兰在战场上立下战功后，不愿意在战争结束后做官作为奖励。这首诗赞美了这位妇女勇敢善良的品质、保家卫国的热情和英雄气概，全诗以“木兰为女孩”来构思木兰的传说。这很浪漫，细节安排极为巧妙。它们虽然是以战争为题材，但更多地镌刻着生活的场景和年轻人的心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它们以问答、阐释、排比、对偶、互文的方式描写人物精神。人物心理的生动刻画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中国传统民歌，华裔美国作家赵健秀在《来吧，所有的美国华裔作家的真实与虚假》中翻译如下：

The Ballad of Mulan

Anonymous

Sniffle sniffle, sigh sniffle sniffle.

Fa Mulan sniffs like her loom.

Do not ask how the shuttle shifts.

Do ask why a girl cries herself sick.

Ask her: does she pine.

Ask her: does she yearn.

No, this girl does not pine.

No, this girl does not yearn.
 Last night I saw the battle rolls
 For the Khan's great army.
 The Roll Book runs twelve rolls.
 Roll after roll lists my father's name.
 Father has no grown sons.
 Mulan has no older brother.
 So, I'll buy a horse and saddle
 And ride for the family in father's place.
 East Market: buy a good horse.
 West Market: buy a saddle and blanket.
 South Market: buy bridles and reins.
 North Market: buy a long whip.
 Dawn: So long Dad and Mom.
 Sundown: Camp by the Yellow River.
 Don't ask this girl to hear Dad and Mom calling her name.
 Do ask her to hear the coursing Yellow River gush and tinkle.
 Dawn: Leave the Yellow River.
 Sunset: The peaks of the Black Mountains.
 Don't ask her to hear her parents wailing her name.
 Do ask her to hear the Tartar horses whinny
 On Swallow Mountain and blow chuff chuff.
 Thousands of miles of war; battles all the way.
 Over borders and mountains like birds we fly.
 Tight northern air drums the watch.
 The gaze of winter dawn flashes on chain mail.
 My generals of a hundred battles: dead.
 My soldiers, after ten years of war, hit the road home.
 On the road home: An audience with the Emperor.
 The Son of Heaven sits in his Hall of Light.
 You valor fills twelve books.
 Your reward amounts to a hundred thousand cash.
 Now what does the girl want for herself?"
 "Muklan has no use for any high court post.
 Loan me the famous Thousand Li Camel to carry me home."
 Dad and Mom hear I'm coming.
 They meet me outside the walls and escort me onto

our estate.
 Big Sister hears I'm coming.
 By the door, she rouges her face.
 Big Little Brother hears I'm home.
 He grinds his knife sharp sharp to go for a pig and a sheep.
 Open my east chamber door.
 Sit on my west chamber bed.
 Off with the battledress of recent times.
 On with the gowns of old times.
 By the window fix my hair in "cloudy tresses."
 Gaze in the mirror and fix the combs.
 Outside there's my ally in battle.
 My ally is agog.
 Shoulder to shoulder through twelve years of war...
 He never knew I was a girl.
 The he rabbit tucks his feet under to sit.
 The she rabbit dims her shiny eyes.
 Two rabbits running side by side.
 Who can see which is the he and which the she?

中国的初中语文课本上都有木兰故事的中文版本。花木兰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这个故事源于南北朝（公元 420 年至 589 年）的一首叙事乐府民歌《木兰诗》。木兰，一个为父亲参军的女英雄的故事，在中国已经广泛流传了一千年。她打了十年仗，在战争中获得了荣誉。战争结束时，她拒绝当官，光荣地回到了家乡。据卫景宜考证，花木兰自成文以来，只有两个版本的情节略有变化。一部是明代朱国桢的两幕剧《女木兰为父从军》，另一部是《花木兰将军》。前者为木兰增添了一个未来的丈夫，他的孝顺感动了一个名叫王郎的年轻人，他下定决心要娶到木兰。后者补充说，皇帝愿意娶木兰，但木兰拒绝并自杀了。木兰死后，皇帝任命她为孝顺将军。这两个故事中的任何变化都没有破坏第一个流行的木兰故事的主要情节。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在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文化语境中解读，就说明了它在中国倡导封建社会伦理规范的文化意义。一种观点指出，木兰在民间传说中的使命与普通女性的使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她为父亲而战，宣誓效忠国王，并杀死敌

人“以尽孝，服从父权制，维护家族的荣耀，忠于皇帝，维护封建统治制度”（Elliot）。汉学家卡洛·米歇尔也认为“木兰是为了让他的老父亲摆脱苦役。传统上，女性为孝顺而斗争是可以接受的，而不是为了个人荣誉”（Carol）。然而，《女勇士》中的木兰故事与《乐府诗集》中的中国故事有一些不同之处。

2.2 汤亭亭的花木兰

汤亭亭的处女作《女勇士》中的大多数素材都是来自于作者对童年或青年时代的回忆，作为叙事主体的经验自我很多时候把母亲的故事、梦境、现实、回忆与对事实的变形等混为一谈。（程爱民 123）

《女勇士》从花木兰的故事中汲取灵感，并加入了丰富的中国历史和神话元素。该书全名《女勇士：鬼魂中少女的回忆》，这表明它不仅是历史与传说的结合，更是幻觉与现实交织的作品。全书由五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无名女子、白虎山学道、乡村医生、西宫门外、羌笛野曲。每个部分既可以独立成章，又能与其他部分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

从内容上看，这五个部分各自独立，讲述了五个不同的人物故事。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以单独抽出不影响整部作品的完整性。例如，第二部分“白虎山学道”是对传统花木兰故事的重新改编。作者在其中加入了母亲的叙述和自己的想象，使得故事与原版的花木兰传说有显著差异。

在“白虎山学道”中，木兰在一只小鸟的引导下进入白虎山，进行长达15年的武术训练，最终成为一名武艺高强的战士。之后，她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击败敌人，成就了一段英雄传奇。然而，与传统花木兰故事不同的是，木兰并未对皇帝尽忠，而是斩下了皇帝的头颅。这个情节的独特性和反传统的元素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故事，同时也增添了小说的趣味与深度。

《女勇士》的五个部分之间既有联系又各自独立，每个部分的独立性使得它们在单独阅读时仍然完整，但同时，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关于女性力量、家庭和身份的深刻叙事。正是这种多样化和独特性，使得《女勇士》成为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汤亭亭在访谈中说：

我的故事形式受中国故事形式的影响。中国的思维方式很流畅，不像西方的思维方式，它直接而

精确。我喜爱《西游记》和中国传奇小说展开故事的艺术方式，一段情节接一段情节，好像无休无止。我受说书的形式的影响，今天你讲故事的方式可以不同于你明天讲故事的方式。我在作品里力求捕捉讲故事的流动性。有时我写故事要写两遍，每次不同，甚至结尾和风格也不同。我喜欢说书人讲故事的方式，既令人难忘，又很实际，也很现实，自相矛盾的东西可以合并一处。（张子清 196）

与中国传统版的花木兰相比，《女勇士》中花木兰故事中的人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更大的添加和删除，转换和新的组合。木兰在七岁的时候，在一只鸟的叫声下进入了深山，她被一对长生不老的夫妇训练练习功夫。离家前，她的父母刺破了她的背刻上字，把所有的委屈和报复都写了出来。背部刻字的情节混合了另一个中国民间故事。南宋时，岳飞（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母亲在岳飞的背上刺字，鼓励他献身于国家。花木兰在深山练习弓箭和十八种武器，以对抗强盗和外国野蛮人，为村民复仇；另一方面，与传统女性不同的是，她不必被狭隘地局限于农业和烹饪领域。在其他种族的入侵下，没有哥哥的木兰被召唤下山。她打扮成一个男人为她父亲参军。花木兰英勇无畏，驰骋沙场，立下了无数战功。在战争期间，作为军官的木兰对士兵要求很严格。她的军令不容违抗。与此同时，她像爱孩子一样爱她的士兵。军营生活并没有影响她的爱情生活。她甚至在军营里嫁给了未婚夫，并在马背上生下了孩子。有了战神关公的保佑和她祖先的魔力，她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木兰的军队杀富济贫，最终在京城将皇帝斩首。农民的首领被选为新皇帝，木兰被授予为胜利将军。木兰光荣地回到了家乡。在家乡，女战士杀死了土豪劣绅，砸碎了祖先的牌位。他们还释放了被拘留的妇女，让她们抱怨自己的压力和仇恨。

汤亭亭的女权主义思想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在深山练武的动机是为了与强盗和外国野蛮人作战，为村民复仇，避免重复普通妇女的日常生活。因此，为了摆脱繁琐的家务劳动，她到山上练习，这与中国人熟悉的木兰的故事截然不同。传统版本的木兰，参军是为了孝顺父亲，忠于皇帝，而女战士则更不听话，更不服从，不遵守传统。她根本无视皇帝的权力，公然与皇帝的军队英勇作战，甚至将皇帝斩首。

她光荣回到家乡后，杀死了土豪劣绅，砸碎了纪念馆的牌位，释放了在押的妇女，并允许妇女抱怨自己的苦难。她和孙悟空一样，蔑视天宫，否定封建专制、重男轻女制度。故事中的女性主义倾向十分明显，木兰的艺术形象几乎成为汤亭亭女性主义的隐喻性表达。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木兰故事的传统版本进行了增删。她增加了女战士练功的过程，删除了木兰参军前在家纺线的情节。与传统版本的花木兰相比，汤亭亭的版本大大加强了花木兰学习武术的情节，从而增强了女性的力量。此外，她还将岳飞的形象转移到花木兰身上，使作者象征性地赋予了女性以男性的力量。面对一些评论家对这一转变的困惑和质疑，汤亭亭曾表示，她知道花木兰和岳飞在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故事，但她故意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她想展示一个女人的力量，并用一个男人的力量来增加它。木兰背上的字也被修改。岳飞的背上刻着“精忠报国”，而木兰的背上写着她想要复仇的所有仇恨。与汤亭亭的美国文化背景相联系，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美国神话，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解释，一些抱怨和仇恨意味着华裔女性在父权制和种族歧视的双重压力下所承受的痛苦和不公正。

此外，汤亭亭在花木兰的故事中表达了建立和谐男女关系的美好愿望，体现在花木兰的双性同体上。文本的许多细节揭示了这一点。战士是一位女性，但在白虎山学习后，她变成了一位神奇的雌雄同体和女战士。当她在战场上遇到未来的丈夫时，她感到男女团结的缺失，或者童年的朋友终于回来了，而不是找到一个在余生中可以在身体和情感上依赖的丈夫。作为一名女战士，即使在怀孕期间，她也可以骑马，在战场上杀死敌人。分娩是在一种特殊的诗意氛围中，星星正好落在她的腹部。在那之后，她不需要在床上休息，仍然能够带着婴儿一起战斗。女战士身上似乎蕴藏着无尽的男性力量和勇敢，这种武士母亲的女性主义理想，也许源于西方女权主义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提出的两性畸形概念。伍尔夫在她的名著《一个人的房间》中接受了柯勒律治的观点，即“伟大的大脑是一半女性和一半男性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力量来支配一切。一种是男性的力量，另一种是女性的力量。男性的力量在男性心目中比女性更好，女性的力量在女性

大脑中比男性的力量更好。最正常和可取的情况是，这两种力量生活在一起，和谐相处”。她还认为，一半女性和一半男性的大脑可以产生伟大的作品，而她作品中的莎士比亚也成为了这种雌雄同体艺术家的典型例子。许多评论家认为《女勇士》是女权主义的杰作，这是正确的，因为汤亭亭在《女勇士》中体现了这种雌雄同体的概念。他们认为，面对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两性对抗与冲突，面对父权社会的统治与压迫，汤亭亭试图通过消解两性二元对立来消解父权中心。因此，塑造一个雌雄同体的女战士艺术形象，正是汤亭亭对两性互补、平等关系融合的渴望。从这个角度看，《女勇士》是女权主义的代表作。

3 文化挪用与女权主义表达

3.1 女性力量与独立意识

女性力量与独立意识在《女勇士》中被呈现为一种自我发现和力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花木兰通过练习武术和参与战斗展现了与传统角色的巨大差异。木兰的武术训练不仅仅是身体力量的提升，它更是一个精神上的觉醒和思想上的成熟过程，反映出她作为女性角色独立意识的成长。

首先，武术训练象征着女性在力量和能力上的突破。在传统社会，女性往往被视为柔弱的存在，需要男性的保护。然而，《女勇士》中的木兰通过练习武术，掌握了十八般武艺，展现出一种挑战传统角色定位的勇气。她不仅在体力上与男性持平，还在战斗中表现得更加机智与勇敢，体现了女性在与男性平等的基础上所展现的强大能力。

其次，木兰在与皇权和权威的对抗中，表达了对传统父权体制的不满。她将自己的仇恨和报复情感刻在背上，这一行为不仅象征了她内心的强烈情感，也体现了她不再甘于传统角色定位的决心。她的行动表明，女性不仅仅是父权体制的受害者，她们也有能力和权力去反抗和改变这种体制。

这种个性和独立意识的表达是女性力量的核心，它突显了女性从传统角色到主动挑战者的转变。木兰不仅是战斗中的女战士，她也是一个有思想、有情感、有独立意识的女性。这种转变是《女勇士》在女权主义和女性力量领域的关键突破。

通过这个角色的塑造，《女勇士》向读者展示了女性力量的多样性和独立意识的成长过程。木兰不仅仅是一个英雄，她的成长和转变反映了女性在社

会中重新定义自己角色的努力。这种勇敢、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挑战了传统观念，推动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的转变。

3.2 双性同体与性别模糊

在《女勇士》中，双性同体与性别模糊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个概念挑战了传统的性别界限，反映了女性角色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如何通过模糊性别来追求自由和独立。

首先，双性同体象征着木兰在社会期望和自我认同之间的挣扎。她在故事中必须在男性和女性角色之间来回切换，以满足不同的社会要求。为了加入军队，她必须装扮成男性，这个转变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为了打破传统性别规范，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在这过程中，木兰学会了在两种性别角色之间自如地转换，展现出了一种流动的性别认同。

这种性别模糊带来的自由感，是木兰得以展现自己能力的重要途径。她可以在军队中获得尊重和权力，而这些在传统女性角色中是难以获得的。这种转换为她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力量和才能的舞台，而不是被束缚在传统女性角色的限制中。

此外，性别模糊也代表了对性别固定观念的反抗。木兰通过模糊自己的性别，展现了不被传统性别角色定义的力量。这种行动反映了对社会规范的挑战，也是对女性在社会中应有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的肯定。她的行为向读者传达了一个信息，即性别不应成为限制个人成长和发展的障碍。

在这个主题下，木兰的行为也反映了性别角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她既可以是强大的战士，也可以是温柔的女儿，这种多面性为角色增添了深度和复杂性。通过这个过程，读者看到了一个完整而复杂的角色，她在不同性别角色之间自由穿梭，展现了丰富的人性。

总的来说，《女勇士》中的双性同体与性别模糊不仅仅是故事情节的一部分，更是一种对传统性别观念的反思和挑战。通过木兰的角色，故事强调了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我认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这种流动性和模糊性是个体成长和发展的关键。

3.3 文化身份与种族歧视

在《女勇士》中，文化身份和种族歧视是主要的主题，这两者相辅相成，影响了故事中的角色和情

节发展。文化身份是《女勇士》中影响角色行为的重要因素。女主角的文化身份处于美国和中国文化的交汇点，这给她带来了独特的视角和挑战。她面临着如何在两种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的问题。在美国，她需要应对来自主流文化的压力，适应美国的价值观和习惯；然而，她也要保持与家族和中国传统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她感受到了一种分裂，既不完全属于美国，也不完全属于中国。这种文化身份的双重性带来了种族歧视的挑战。作为亚裔美国人，她的家庭在美国社会中遭受了种族歧视。她不仅要应对被刻板印象化的压力，还要承受来自主流文化的排斥。这种歧视以多种形式呈现，包括社会排斥、歧视性语言和对文化习俗的嘲笑。这对她的文化身份认同造成了影响，使她不得不在抵抗歧视与寻找归属感之间寻找平衡。然而，她也从这种挑战中获得了力量。她通过讲述家族和文化的故事来巩固自己的身份，并以此为基础去抵抗种族歧视。这种讲述和传承是她建立自我认同的重要途径，也是她与种族歧视斗争的方式之一。在讲述家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她不仅巩固了自身的身份认同，还向外界展示了多样性和文化丰富性的重要性。这种文化身份的探索和对种族歧视的抗争，不仅仅是《女勇士》的故事情节，更是对现实社会中亚裔美国人经历的反映。在这个过程中，木兰的角色象征了许多亚裔美国人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强调了文化多样性和对种族歧视的反抗。通过这些主题，《女勇士》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文化身份的多样性是力量的源泉，而种族歧视是一种需要被挑战和打破的障碍。木兰的角色和她的故事激励人们去拥抱多样性，反对种族歧视，并为文化认同而战。

4 结论

汤亭亭以自己的方式运用了中国古代木兰的民间故事。她的故事不是一个忠于中国文化道德和精神价值的纯粹中国故事，也不是一些评论家所说的对中国文化的完全认可。相反，它采用了增删、移位和重写的技术，对原有的人物和情节进行了巨大的改变。作者塑造了一位具有鲜明西方女权意识的美国华裔女英雄。新版花木兰既是一个中国神话也是美国故事，其深层语义结构与中国传统版本的花木兰差异巨大。美国版的花木兰之所以成为一个有家庭、有事业的现代女性，是因为她不仅在战争中完

成了古代花木兰的男性伟大，还经历了女性的爱情生活和养育后代（卫景宜）。木兰的这一新形象颠覆了美国主流话语中对亚裔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那就是为白人服务的性奴“莲花”和憎恨、毁灭白人的“小龙女”。汤亭亭塑造了富有时代精神、雄心勃勃、独立自主的华裔女性新形象。这无疑是对美国主流社会种族歧视和做法的颠覆。但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那就是汤亭亭为什么要重读和重写这样一个女权主义者关于木兰的故事？她的女权主义思想从何而来？这是没有根据的吗？答案的关键只能是中国古代故事中的花木兰，以谦恭、节俭、孝顺、忠君，变成了美国版的现代女性。毫无疑问，汤亭亭将吸收在美国语境中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融入了《女勇士》。中国文化资源的使用，本质上是美国华裔作家在美国文化语境下对中国文化的误读。简言之，在对中国民间传说《花木兰》的挪用和改写过程中，汤亭亭不自觉地将美国文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女权主义纳入到她的作品中，使文本指向了他们文化身份中“美国”的一面，尽管在挪用和改写中渗透了他们对美国种族歧视和实践的批判。

参考文献

- [1] Elliot, Emory.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ovel*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 [2] John W. Berry, "Acculturation: Living Successfully in Two Cult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05, No. 6, pp. 697-712
Carol Mitchel, "Talking Story in The Woman Warrior: An Analysis of the Use of Folklore" [A], *Kentucky Folllclore Record* 27, 1981.
- [3] Maxine Hong Kingston. *The Woman Warrior Alfred*, A. Knopf, 1989.
- [4] 程爱民,论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中国叙事”——以汤亭亭和谭恩美的小说为例[J].*外国文学研究*,2023(01):117-128.
- [5] 汤亭亭,李剑波,陆承毅译,《女勇士》,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8.
- [6] 卫景宜,《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2.
- [7] 张子清,《东西方神话的移置和变形——美国当代著名华裔小说家汤亭亭谈创作》,《女勇士》,李建波、陆承毅译,漓江出版社, 1998年,第193—201页。

版权声明: ©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